

*Le Canapé Rouge
suivi de La Petite Trotteuse*

Michèle Lesbre

红沙发 秒针

〔法国〕

米歇尔·莱斯博 著

陈潇 张弛 译

Le Canapé Rouge suivi de La Petite Trotteuse Michèle Lesbre

红沙发 秒针

〔法国〕 米歇尔·莱斯博 著 陈潇 张弛 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沙发/(法)莱斯博著;陈潇,张弛译.
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5321-5873-7

I. ①红… II. ①莱… ②陈… ③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6212 号

Le Canapé Rouge

Michèle Lesbre

Copyright © Sabine Wespieser editeur, 2007

La Petite Trotteuse

Michèle Lesbre

Copyright © Sabine Wespieser editeur, 2005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
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580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征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策划编辑:何家伟

封面绘图:yangmwahaha
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红沙发

〔法国〕米歇尔·莱斯博著

陈潇 张弛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经售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20,000 插页 2

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73-7/I·4691 定价:28.00 元

中篇小说的“合法性”

——“中经典”总序

毕飞宇

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。依照长、中、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，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。依照“不成文的规定”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，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，在这样一个“不成文”的逻辑体系内，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説当然是中篇小说。

然而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却是可疑的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尽管《阿Q正传》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，可是，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的时候，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。

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。行家告诉我们，在西语里，我们很难找到与“中篇小说”相对应的概念。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，可是，Long short story，一看就是 Short story 的转基因，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，如

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，他偏偏不喜欢 Long short story，他非得说 Short novel，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。

想起来了，那一次在柏林，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，他说，说起小说，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不能回避，它的意思是“新鲜”的，“从未出现过”的事件、人物和事态发展，基于此，Novus 当然具备了“叙事”的性质。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，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。——如果我们粗暴一点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“讲故事”。

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：传统是重要的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，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。姚明两米二六，是个男人；我一米七出头，也是男人，有必要把我叫做“中篇男人”么？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，那年秋天我读到了《老人与海》。这让我领略了“别样”的小说，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，和短篇也不一样，铺张，却见好就收。对我来说，《老人与海》不只是“新鲜的”、“从未出现过”的，它太完整了，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“一口气”的事情。《老人与海》写了什么呢？出海，从海上归来。就这些。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，可是，因为是出“海”，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。——不够怎么办？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。然而，《老人与海》的“硬件”毕竟有限：一

个倒霉的老男人，外加一条倔强的鱼；因为老人同样倔强，那条鱼就必须倒霉。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？似乎也不够。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《老人与海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，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。读完《老人与海》，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。一个写作者的尊严，一个倒霉蛋的尊严，一条鱼的尊严，大海的尊严，还有读者的尊严。

尊严就是节制。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，在厄运来临之际，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，它必须省略。

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，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，也从菲利普·罗斯那里领略过。

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，不管是 Long short story 还是 Short novel，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。写作的本质是自由，它的黄金规则叫“行于当行、止于当止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呢，如果有，我情愿把“中篇小说”看做节俭的、骄傲的 Novel，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、虚浮的 Short story。

我的结论很简单，无论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，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，“中篇小说”是健康的，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。

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。

我对“中篇小说”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“伤痕文学”时期。“伤痕文学”，我们也可以叫做“叫屈文学”或“诉苦文学”，它是激愤的。它急于表达。因为

有“伤痕”，有故事，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“呐喊”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。但是，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。十年磨一剑，那实在太憋屈了。还有什么比“中篇小说”更适合“叫屈”与“诉苦”呢？没有了。

我们的“中篇小说”正是在“伤痕文学”中茁壮起来的，是“伤痕文学”完善了“中篇小说”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，在今天，无论我们如何评判“伤痕文学”，它对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。直白地说，“伤痕文学”让“中篇小说”成熟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、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。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，中篇小说功不可没。事实永远胜于雄辩，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，除了极少数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。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。——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，大型的双月刊也多，它们需要。它们为“中篇小说”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。

说“中篇小说”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，这句话也不为过。

所以说，“合法性”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：它始于非法，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，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，自然而然地，它合法了。

目 录

红沙发	001
秒针	087

红沙发

独自一人，我想到人类的生活是一条飞速的银链，如同流星一般。然后有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它们的眼睛坠入黑暗中，我们再也看不见它们。

——吕克·迪特里希

《悲伤的幸福》

生活在流浪，远行；在偏远的乡下和村落，时间的车队在前行，在荒凉的村落和无声的乡下，只剩下宝贵且忠诚的乌托邦，令人羡慕。

——安娜·玛利亚·奥特斯

1991年10月

献给甘必塔地铁站的小先生

在一条石街上，一个男人正在卷烟叶。他站在一辆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旁。这只巨大的甲壳虫是他寂寞的伴侣。男人跟他的机车站在一起。远远地，我认得出他的姿势，吉尔也是这样卷烟叶的。他把一小撮烟叶捧在手心，用手指将其碾碎，然后平铺在一张纸上，用舌尖舔一下有黏性的纸后迅速把烟叶卷起来。蜂蜜和干草的味道飘过来，我在车窗后也能闻到，男人离我有十几米远。我几乎可以听到烟叶的沙沙声，想象他那柔软的手指，男性化的姿势，歪着的脑袋。此刻弥漫着悬疑、仪式化和亲密的气息。他没有盯着重新启动的火车看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旅行，身处西伯利亚的某地，醒过来却不知何处？一个男人在卷烟叶，虽然他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，但我一直记得他。直到今天，我时不时会想起这个陌生人极为亲密却又简短的出场，还有其他以同样神秘的方式出现的人们，他们留在了我的记忆中，他们是我这场流浪之旅沉默的见证人。

我生命中的这一刻，纠缠不清的某人、苍白无力的言语，以及过时的理论整日整夜地折磨着我。我对这一切毫无办法，时间想吞噬我，它正在吞噬我，至少在经历了所有希望不可避免的破灭之后我是这样觉得的。我们的青春被具有欺骗性的理论所蚕食，我不是唯一察觉到这点的。然而让我害怕的是另外几位朋友的感受，没有其他方式最

后落个自我伤害的下场。我在一本关于这一理论过时的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人们不禁想问怎样才会把这一理论当真。”我怪罪作者做出如此残酷的假设。这个梦幻的世界，这个美丽的乌托邦：做自己，一个完整的自己，同时改变整个世界，难道不是孩子气的行为吗？作为立志要去东方和其他地方流浪的孤儿继承者，我们的某些前辈装作不知道实情，书上这句话有安慰到我们吗？

吉尔，他不想跟生活中既定的意义妥协，即建造一个所谓完美的世界。他一拍脑袋跑去贝加尔湖边生活，跟当地人一起演话剧，上演万比罗夫的剧本，万比罗夫一生的事业正好就在伊尔库茨克市。他的这个选择让我不安，但我明白他在那一刻是多么绝望。实在没必要挽留他，任何人或者任何事都留不住他。最初六个月，他经常写信，讲述他去湖边钓鱼，给孩子们做风筝。

之后，毫无音讯。

好几个星期没有回音后，我决定踏上同一趟旅程，坐上同一辆火车。虽然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同，但我们经常分享生活细节。一想到他可能陷入某种危险之中，我就莫名的恐慌。站在机车旁边的男子也许就是个讯号，我正在靠近吉尔。这些熟悉的姿势就是证据，我需要证据说服自己。

我这次出发也是毫无预示，只通知了我工作的杂志社还有我的邻居老妇人，她坐在走廊尽头的沙发上。我在等待茶水的时候闲着无聊，走来走去，想起了这位老妇人。同样破旧的地毯，同样破损的窗帘，我确信就是她，从某

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她。除了接待几个工作上的访客，她平日一个人住在一间大门紧闭且幽静的公寓里，精神状态恍惚。每周两次，我会下楼来给她朗诵，给她讲述那些有勇有谋、机智灵敏的女性的一生，虽然她们的命运往往比较悲惨，但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。尽管我的朗诵让她昏昏欲睡，但这些不寻常的故事吸引了她的注意，以至于她会把自己当成玛丽昂·杜福埃，奥兰普·德古热，蜜列娜·洁森斯卡，甚至是女性摄影师安妮塔·康迪，她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事业。这些故事给她的生命注入了活力，她终于站起身来，向世界宣战，走上冒险之旅。跟我手挽手走下楼梯，去对面的咖啡馆喝一杯，然后回到楼上，兴奋过头的她倒在红沙发上。

火车的走道里，几个孩子们盯着我，逼着我发出含糊不清的几个俄语单词，我一开口他们就哈哈大笑。我想象自己坐在靠垫上，那扇永不打开的窗户后面是喧哗的巴黎露台。我在想她无聊的时候，是否可以凭一己之力回忆起我们的朋友蜜列娜。尤其后者是她的最爱。她在如此动荡的生活中迷失了自我，不知道要经过哪条河才能准时赴约，这是她最爱做的事儿。她的寡居是我们关系的纽带，这份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起来的联系逐渐变得重要起来，我甚至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我去敲她的门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组成了这次让我害怕的旅行的一部分，不知道目的地，甚至是一个前途未明的目的地，就像是路力·布易达的《末日火车》一样。我已经在途中发现了好几个废弃